

陪休学少年寻找人生课题： 任竹晞和“一出学社”的六年实践

本刊记者 黄婧

六年前，当任竹晞决定专门为休学少年创办一家成长中心“一出学社”时，她面对的第一个问题不是资金或场地，而是来自亲友的困惑：一个清华电子工程系毕业、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硕士背景的高材生，为什么要去陪伴一群“连学都上不下去”的孩子？

她的回答很简单：“很多人觉得孩子休学就是‘天塌了’，但在我眼里，他们只是为自己争取到了前所未有的时间和空间，去回答一些成年人也没有好好回答的问题。”

六年过去，“一出学社”已经陪伴了150多名12-18岁的休学少年，那些曾被定义为“脱轨”的休学时光，如今正成为他们与任竹晞共同探寻的课题。

“最好”的路却让我犹豫了

2005年，任竹晞考入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。大学里，她的成绩保持在85分左右，却总觉得自己“不够好”。她积极参与社团与跨文化项目，在服务与支持他人的过程中，逐渐感受到不同于专业路径的吸引力。

“从入学起，身边就有很多声音在说，未来应该怎么走、什么是最好的选择。”任竹晞回忆。这些声音伴随她直到大三，一个反复浮现的疑问越来越清晰：“如果这是大家都认可的最好路径，为什么我还会犹豫？”

她向班主任提出休学的想法，申请过程出乎意料地顺利。“回想起来，老师或许觉得我需要停下来缓一缓。但对我来说，我不是累了，而是心里有很多想探索的东西，需要一个不同的环境去寻找答案。”

她先后在北京和纽约的国际青年组织工作两年，投身于青年领导力与跨文化交流项目。在纽约，她负责联络西海岸一个初建的学生分会。起初连每周的电话会议都无人接听，联系很难建立起来。她没有放弃，而是持续与每位成员深入交流，倾听他们的故事。半年后，该分会获得年度奖项。这段经历让她意识到，自己真正的热情在于“支持人的成长”，而非追逐单一的效率。

一位坐轮椅的朋友曾问她：“你走路为什么那么快？”她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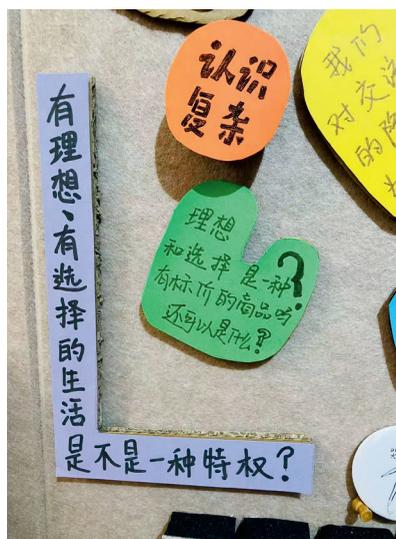


任竹晞

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2005级本科。2019年创办一出学社。

意识回答：“这样最有效率。”朋友笑着提醒：“别忘了看看路边的风景。”这句话后来常常浮现在她脑海中，也悄然映照在她对教育的理解上。

回国后，任竹晞继续完成本科学业，2011年毕业后进入教育创新领域，接触到大量因各种原因离开学校的青少年。她看到，这些孩子与他们的家庭共同陷入一种“悬空”的境地：孩子从既定的轨道上脱落，却无处可去；家长焦虑万分，却求助无门；社会的目光充满不解，支持的系统几乎空白。



一出学社展示板，留下了孩子们的诸多思考

基于这样的观察，她于2019年创办“一出学社”。这并非一个简单的“替代学校”或“矫正机构”，而是一个允许暂停、鼓励探索、接纳试错的成长环境，一个由师生、亲子共同构建的学习社区。在这里，休学的青少年可以和同样感到迷茫的家长一起重新审视那些被视为“理所当然”的问题：我们为何学习？什么样的学习方式适合自己？个体与社会的关系究竟如何？

在微小选择中重建自主

学社位于北京四环一个不大的空间，没有上下课铃，课程表每周由师生共创。学生可以自主决定许多小事：中午是否吃饭、点什么外卖、花多少钱，乃至选择跟随哪位导师。

任竹晞用“鱼不知水”比喻系统对个体的塑造：“一条鱼生活在水中，不会意识到水的存在。水无形中塑造了它的选择，让它以为一切都是天然的。”学社的首要任务就是“换水”，从最日常的选择入手，唤醒孩子们被规训消磨的自主感。

许多孩子初来时，面对“选择导师”这样的决定都会下意识退缩：“老师，你替我选吧。”任竹晞不会代劳，而是反问：“为什么你觉得这件事可以由别人决定？如果你自己选，会感受到什么压力？”

在传统教育中，学生的大部分日程和规则已被系统化地安排妥当，孩子们往往处于一种“跟随”的状态。而在学社，选择真实地贯穿于每天的作息、课程与人际

互动中。通过一次次微小的决定与结果承担，孩子们逐渐意识到：水可以不同，自己也可以游向不同的方向。

学社的核心课程之一是“关系系列”，它不教授理论，而是处理真实发生的冲突。一次，面对一个新学员的到来，一个女孩当众摔门表达不满。导师介入后，女孩激烈抵触：“你不要这样绑架我！”深入沟通后发现，女孩作为长女，在弟弟出生后长期感受到家庭资源与情感的双重剥夺。“摔门”并非针对新同学，而是对“分享资源”这一情境的本能恐惧和历史创伤的应激反应。

学社没有进行道德评判，而是引导她看见情绪背后的个人故事，学习以更建设性的方式表达边界与需求。“以前我们可能手

足无措，只是安慰。但现在我们知道，这就是她需要面对的核心课题。”任竹晞说。在这里，冲突不被视为麻烦，而是重要的学习契机。

另一次，一个成绩中上但因极度焦虑无法返校的孩子说出，她最大的困扰是：“该如何告诉好朋友，我不想回学校了？”在学社的讨论中，同伴说：“如果你的朋友因为这个不接受你，她就不是真朋友。”其他孩子也分享了各自面对坦白时的恐惧与应对。这次讨论并未给出标准答案，却让女孩获得了多元视角和情感支持。她最终鼓起勇气给好友写了一封长信，获得了朋友的理解。随后，她甚至主动开始研究“初中毕业证”的多种获取途径，为自己规划可行的路径。

“他们常常被困在自己灾难化的想象里，在那个想象中孤立无援。”任竹晞说，“学社试图提供一个‘解除想象’的场域，让他们通过真实的关系互动，发现现实往往比想象更包容，路径也比想象更多元。”

不提供“答案”

一出学社不承诺“让孩子回学校”。“如果以回学校为唯一目标，我们就会成为又一个‘问题修复机构’，而错过最根本的探讨：人为什么要学习？该怎么

学习？”任竹晞说。

这与主流社会将“复学”等同于“休学干预成功”的逻辑不同。在学社的“批判性思维”课上，讨论常从具体议题开始。比如关于电影《哪吒》的感受，孩子们对“女性形象”“母亲角色”的理解各不相同，甚至相互冲突。任竹晞很少评判或总结，她最常说的一句话是：“展开讲讲。”

“展开讲讲”背后，是她对教育的理解：在一个答案泛滥却思考稀缺的时代，比传授知识更重要的，是培养思考的习惯与讨论的品格。学社不追求统一的结论或完美的方案，而更在意“讨论是如何发生的”，大家是在彼此倾听、厘清思路，还是在争辩说服；不同观点是激发了新的探索，还是加固了各自的偏见。

这也对教师角色提出了全新要求。一次，学生们想组建乐队，向学社申请经费。任竹晞没有直接答复，而是抛回一个问题：“如果把这笔钱看作一次投资，怎么做才能让它产生比一场演出更大的价值？能不能把它变成一次学期展示，邀请更多人参与？”学生们由此转向策划、预算、宣传，



任竹晞展示孩子们自己制定的课程表

最终自主完成了整个项目。“老师的作用，不是给答案或给资源，而是提供另一种看问题的视角，打开新的可能性。”

学社的教师背景多元，有离开科研机构的博士，也有来自商业、文化领域的实践者。任竹晞招聘时最看重的不是资历，而是“底层的开放性”，能否在真实互动中保持倾听与调整。“教育者首先得是终身学习者，并且能在不确定中依然保持探索的勇气。”

这种“不提供答案”的理念，不仅贯穿于教学，也贯穿于学社自身的成长。学社曾经历过一次小型火灾，场地一时无法使用。面对突发状况，任竹晞没有独自承担，而是与老师、学生、家长商讨，最终以“共同过渡”的方式渡过难关。“那一刻我深深感到，我们不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，而是在一起解决一个真实的问题。”



动画呈现出的世界观，城市 and 动物设计都有很多小

巧思

我们不一样，但我们可以

第二部生物多样性的地图

又展开了很多

可以如何不剧透地推荐/

评价电影？大家看电影比

较注重什么？

影视映射出

现实



通过一部悬疑美剧

来透视生活中自己

也常遇到的境遇

为何总是我们需要

自证？辩解？

人到底要如何与

“主流”的评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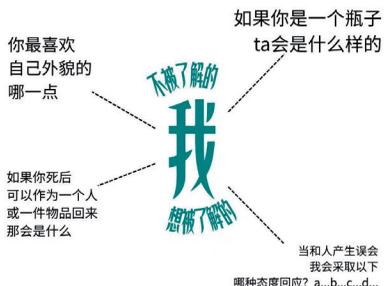
相处？

更大的挑战则在于教育理念的落地。早期，她和团队怀抱着“以学生为中心”的愿景，却在实践中发现，许多家长和学生依然带着“被服务”的期待而来。“我们也曾陷入困惑：如果一切都让学生决定，老师的价值在哪里？”通过数年的实践与磨合，团队逐渐找到了自己的定位，老师不是知识的权威或全能的向导，而是“共学者”和“场域的守护者”。



不一样的写作体验

注：此次活动灵感来自一出学习者论坛



本页图片均为一出学社课程展示

“困难从未间断过，”任竹晞说，“但正是这些困难，逼着我们不断厘清自己究竟坚持什么，又该如何在现实中一点点实现它。”在她看来，教育创业本身就是一个“深度共学”的过程：没有固定答案，唯有在问题中保持开放，持续迭代。

当家庭成为孤岛

这种在不确定中探索的态度，不仅源于教育理念的选择，也源于她对一个更大社会现实的观察：越来越多的家庭，正在孩子休学后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。

随着找到一出学社的家庭越来越多，任竹晞观察到一个几乎固定的模式：超过90%的咨询者是母亲，父亲在多数讨论中缺席，而大多数家长的焦虑惊人的一致：“孩子什么时候能回到正轨？”

有学者指出，父母对孩子的爱有时是有限的，当孩子偏离期望的轨道时，爱可能转变为焦虑与控制。任竹晞理解这种来自家庭内部的真实困境，但她更看到，把一切压力和责任都推给家庭是不公平的。

“孩子离开学校后，往往直接坠入一个‘支持真空’。”社会并没有为他们准备其他可去的场所。他们退回家庭，家庭则被迫成为应对压力的唯一单元。出门可能遭遇不解的目光与询问，



秋色正当时

和谁
一个人呆呆
两个人泡泡
一群人唠唠
都是走入秋天的方式

可以做什么？
观树、观鸟、玩飞盘、
玩桌游、玩摄影、
认识植物、认识自己...

还可以做什么？
在叶子上画画、
用树叶做拼贴画、
探秘“人造幸运”的小山坡...

这也让许多孩子和家庭选择自我封闭。

“社会对于‘偏离正轨’的容错空间太小，对什么是‘正常人生’的想象又太过单一。结果就是，所有重量都压在了家庭内部，尤其是母亲身上。”在任竹晞看来，更深层的问题在于，我们把对“正常人生”的全部期望——知识获取、社交成长、身份认同、未来出路——全部寄托



自由舞动

表互动 韵音气情身
达动律乐息绪体

整合你的心体脑



开心的即兴

每一次表达，
每一场表演都是一次新的遇见。



一出学社开展对外活动“GAP 奇遇记”

于“在校学习”这条路径上。一旦此路不通，个体与家庭的整个世界仿佛瞬间崩塌。

因此，一出学社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向家长呈现更多的可能：通过社会考生身份参加高考、选择职业教育、创业、或者间隔年后重返校园……这些路径真实存在，却很少被主流话语所讲述。

“我们想让家长看见，森林里其实有很多条路，不是只有他们眼前那一条已经断裂的小径。”任竹晞说，“看见本身，就是一种缓解。”

想要成为“森林的一部分”

任竹晞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。这个身份让她对教育理论的思考，时刻经受着生活现场的检验。

女儿性格敏感，有段时间常说“不想上学”。任竹晞花了几个月时间耐心倾听。最终女儿吐露：体育课要求严格，即便老师批评的不是她，她也感到压力；

“光盘行动”让她担心吃不完被批评。任竹晞察觉到女儿容易把小事

“灾难化”的思维习惯，没有急于纠正，而是陪她一起应对：和班主任沟通体育课安排，帮忙请假调整。“有一天女儿突然说：‘妈妈，我发现我总在担心不会发生的事情。’这个觉察，就是成长的开始。”

在家庭中，她也实践着“共同学习”。有一阵，丈夫认为孩子应该“忍一忍就过去了”。她没有直接反对，而是试着了解这想法背后的逻辑。丈夫第一次详细谈起自己从小山村读书出来的经历，那些“吃苦熬过来”的岁月让任竹晞忽然明白，丈夫不是敷衍，而是在用自己的经验为孩子提供参照。“教育不是在真空中推行理念，”她说，“而是在具体、复杂甚至矛盾的关系中，学习理解与共创。”

这些细碎的日常不断打磨着她的教育理想。“曾经我觉得教育问题很多，想找到一个方案解

决所有问题。现在我明白了，那既不现实，也不正确。”

因此，当被问及“一出学社未来要长成什么样的大树”时，她的回答平静而清醒：“我们不一定要长成大树。我们更想成为森林的一部分。在一个健康的生态里，草木共生，彼此滋养。我们能提供一些对话的方式、一些成长的参照，同时也从周围吸收养分。这样就很好。”

在不确定中寻找确定的成长

六年来，任竹晞陪伴过的少年们已散入人海：有人重返校园，有人留学远方，有人走上社会，有人仍在探索。他们的道路各不相同，远非“休学-调整-复学”的简单叙事可以概括。

“有时候，‘走弯路’恰恰是对内心困惑最直接、最诚实的回应。”任竹晞说，“只有在复杂的现实碰撞中，你的选择才具有真正的重量。否则，理想很容易沦为苍白而脆弱的想象。”

在北京四环那间学社里，新一天的对话仍像往常一样展开。这里不提供标准答案，只有真实的问题与尝试，没有宏大的蓝图，只有微小但坚定的实践。在这里，教育正逐渐褪去沉重的光环，显露它最本真的模样：陪伴一个又一个年轻的生命，在充满不确定的世界里，学习成为自己。🌱